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家語卷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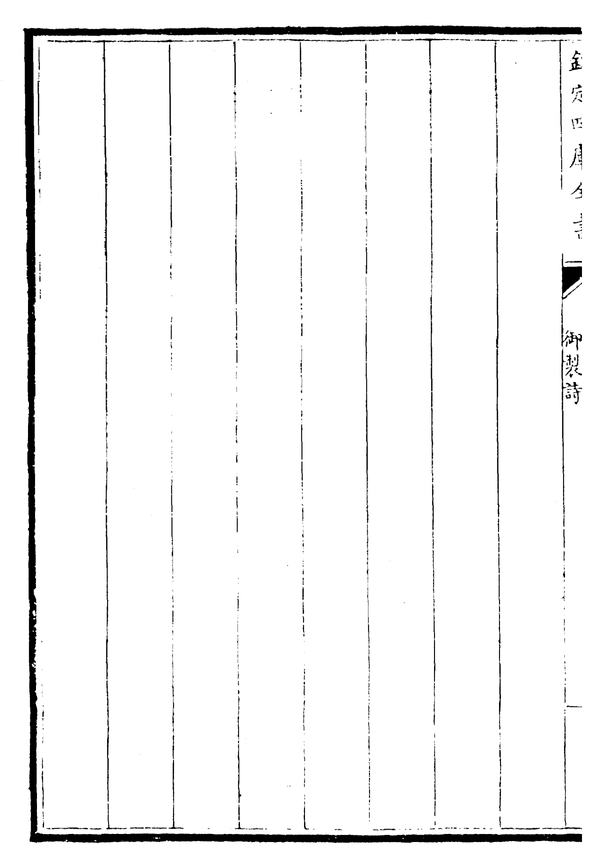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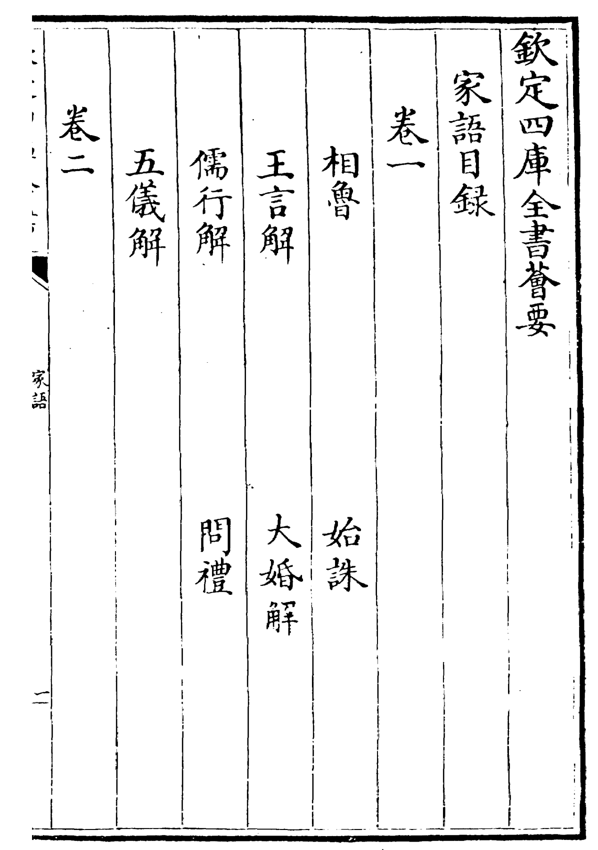
臣王杰詳校

御製題宋版家語

天祿青藜信也夫何於家語却相違孫傳孫辨名因正明影宋刋世已稀多漏鮮全斯乃萃鈎元提要志焉希愀然敬對君為政一語興邦凜敕幾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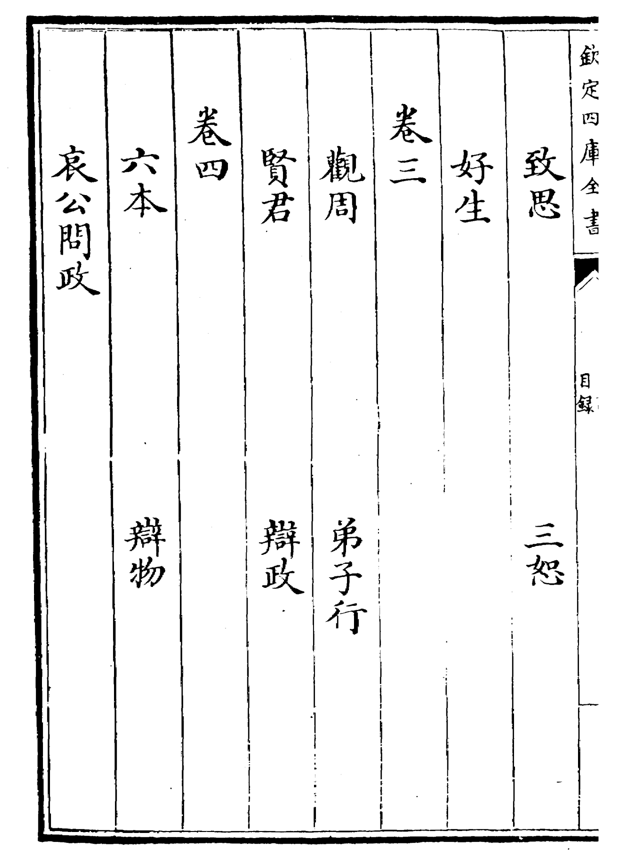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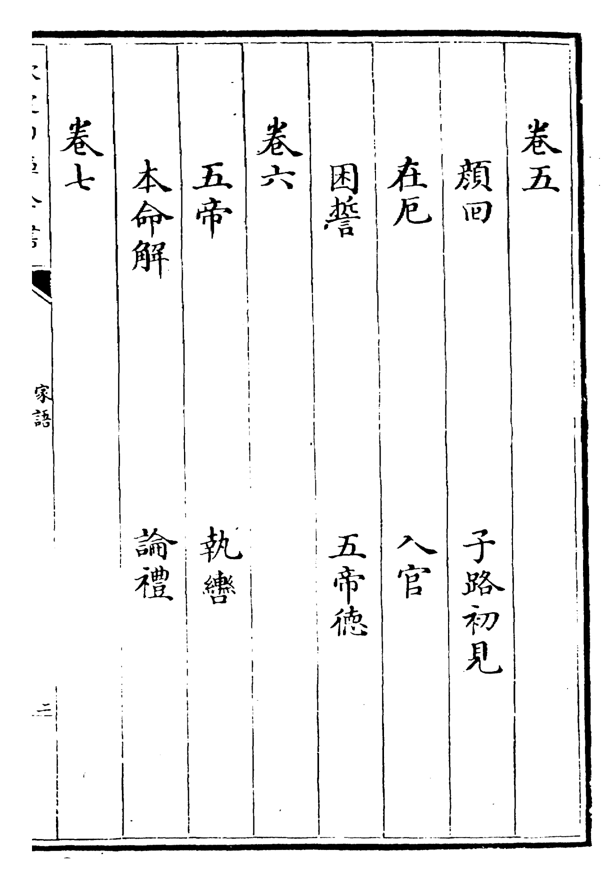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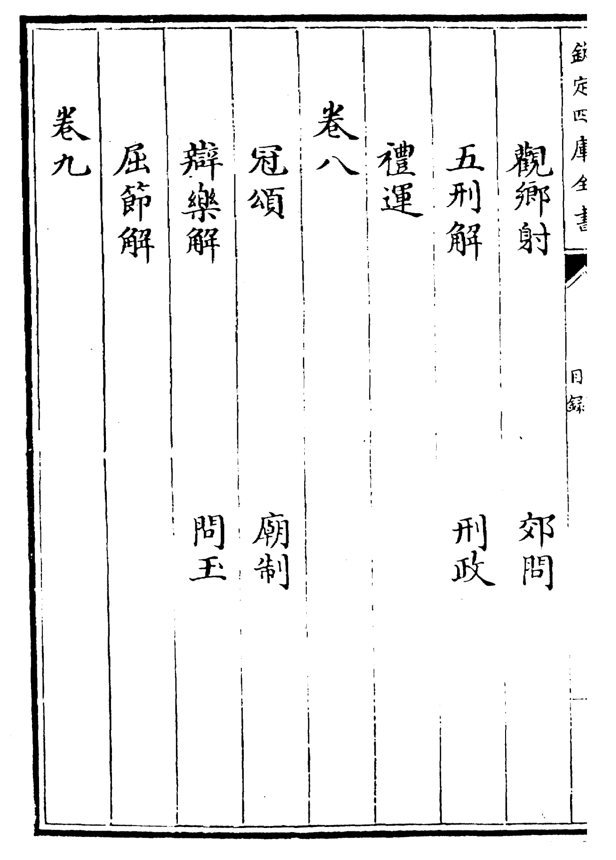
家語目録

卷一

卷二







七十二弟子解　本姓解
終記解　正論解

卷十

曲禮子貢問　子夏問
公西赤問

臣等謹案家語十卷漢王肅注肅自序云鄭氏學行五十載矣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

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以來與予所論有若重規疊矩考漢書藝文志有孔子家語二十七卷顔師古注云非今所有家語禮樂記稱舜彈五弦之琴以歌南風鄭注其詞未聞王肅聖證論引家語阜財解慍之詩以難康成孔頴達疏亦云家語不足據故王柏家語考曰四十四篇之家語乃王肅自取左傳國語荀孟二戴記割裂織成之孔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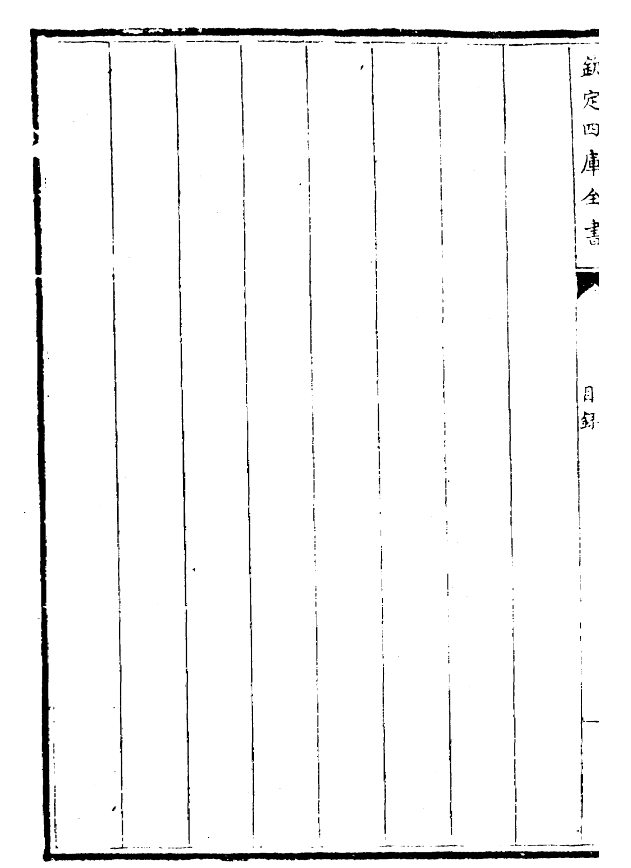
之序亦王肅自為也獨史繩祖學齋佔畢曰大戴一書雖列之十四經然其書大抵襍取家語之書分析而為篇目其公冠篇載成王冠祝辭内有先帝及陛下字周初豈曾有此家語止稱王字當以家語為正今攷陛下離顯先帝之光曜已下篇内已明云孝昭冠辭繩祖誤連為祝雍之言殊未之考葢王肅襲取公冠篇為冠頌已誤合孝昭冠辭于成王

冠辭故刪去先帝陛下字竄改王字家語襲大戴非大戴襲家語就此一條亦其明證其割裂他書亦往往類此反覆考證其出于王肅無疑特其流傳既久且遺文軼事往往多見于其中故自唐以來知其僞而不能廢也其書自明以來傳本頗稀故何孟春註自云未見王肅本王鏊震澤長語亦稱家語今本為近世妄庸所刪削惟有王肅注者今本所

無多具焉則亦僅見之也周亮工書影曰閩
徐興公家有王肅注家語中缺二十餘頁毛
子晉家亦有宋刻王肅注者與興公藏本稍
異憾不能合毛徐二本對校刋行今徐本不
知存佚此即毛晉所藏宋本較之坊刻猶為
近古者矣乾隆四十三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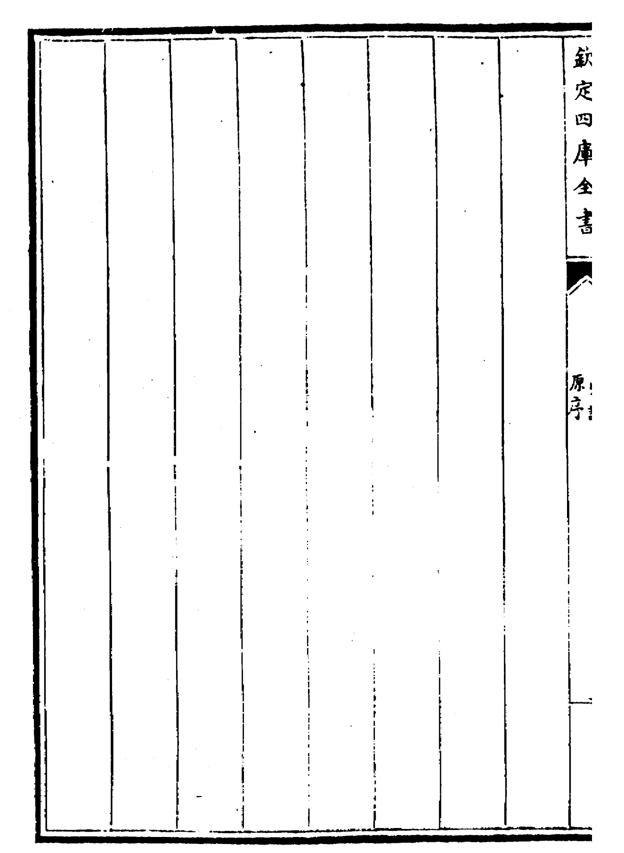
家語原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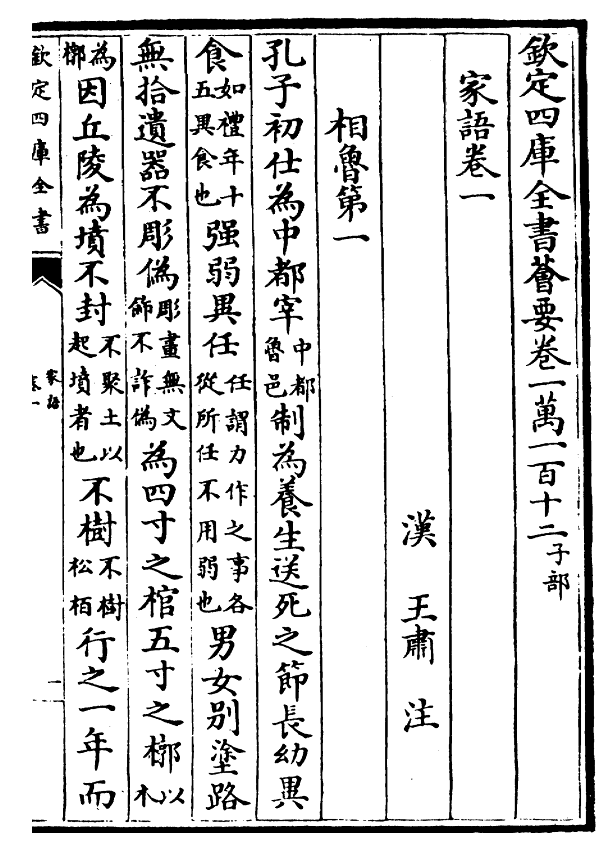
鄭氏學行五十載矣自肅成童始志于學而學鄭氏學矣然尋文責實考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然世未明其款情而謂其苟駮前師以見異于人乃慨然而歎曰豈好難哉予不得已也聖人之門方壅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豈得不開而辟之哉若無由之者亦非予之罪也是以撰經禮申明其義及朝論制度皆據所見而言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

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已來與予所論有若重規疊矩昔仲尼曰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言天喪斯文故令已傳斯文於天下令或者天未欲亂斯文故令從予學而予從猛得斯論以明相與孔氏之無違也斯皆聖人實事之論而恐其將絶故特為解以貽好事之君子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為誰多妄為之説孔子家語有琴張一名

牢字子開亦字張衛人也宗魯死将往弔孔子止焉春秋外傳曰昔堯臨民以五說者曰堯五載一巡狩五載一巡狩不得稱臨民以五經曰五載一巡狩此乃說舜之文非說堯孔子說論五帝各道其異事於舜云巡狩天下五載一始則堯之巡狩年數未明周十二歲一巡寧可言周臨民以十二乎孔子曰堯以土德王天下而色尚黄黄土德五土之數故曰臨民以五此其義也王

肅序


欽定四庫全書
原序



家語卷一

漢 王肅 注

相魯第一

孔子初仕為中都宰（中都魯邑）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如禮年十五異食也）强弱異任（任謂力作之事各從所任不用弱也）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彫偽（彫畫無文飾不詐偽）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木為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聚土以起墳者也）不樹（不樹松柏）行之一年而

西方之諸侯則焉魯國在東故西方諸侯皆法則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為司空乃别五土之性五土之性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所生之物各得其宜咸得厥所先時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季平子逐昭公死于乾侯平子别而葬之貶之不令近先公也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桓子平子之子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之不臣由司空為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奸民定公與齊

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為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會遇之禮禮之簡畧者也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萊人齊人東夷雷鼓曰譟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為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裔邊裔夷夷狄俘軍所獲虜也言此三者何敢以兵亂兩君之好也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華夏中國之名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

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怍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熒侮諸侯者罪應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慙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魯大夫也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梁丘據舊聞齊魯之故事事既成矣

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作犧牛及象於其背為罇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若其不具是用秕粺秕穀之不成者粺草之似穀者用秕粺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四邑鄆讙龜陰也洙有汶陽之田本魯界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卿大夫稱家甲鎧也邑無百雉之城高丈長丈曰堵三堵曰雉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

季氏宰仲由隳三都叔孫不得意於季氏因費宰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孟孫入于費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勒士衆下伐之費人北遂隳三都之城彊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

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别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於邑者不求有司有司常供其職客不求而有司存焉皆如歸焉言如歸家無所之也

始誅第二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

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兩觀闕名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盗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醜謂非義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撮聚其談説足以飾褒榮衆其彊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

誚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士之為人虛偽以聚黨也而韓非謂華士明而後食鑿井而飲信其如此而太公誅之豈所以謂太公者哉管仲誅付乙子產誅鄧析史何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孔子為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狴獄牢也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

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也庸用也即就也刑殺皆當以義勿用以就汝心之所安當謹自謂未有順事且陳道德以服之以無刑殺而後為順是先教而後刑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又不可而後

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毗輔也俾使也言師尹當毗輔天子使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陵遲猶陂阤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王言解第三

孔子閒居曾參侍孔子曰參乎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聞也至於君子之言者希也於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曾子起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者言孔子不應曾子曰侍夫子之閒也難對是以敢問孔子又不應曾子肅然而懼摳衣而退負席而立有頃孔子歎息顧謂曾子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為足也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居吾語汝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

道德不明雖有國之良馬不以其道服乘之不可以取道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内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則必還師衽席之上故曰内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曽子曰不勞不費之謂明王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臯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政之

不中君之患也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若乃十一而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關譏市鄽皆不收賦譏呵也譏異服識異言及市鄽皆不賦稅古之法也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何財之費乎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寛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則本正矣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

故人君先立仁於己然後大夫忠而士信民敦而俗樸男慤而女貞六者教之至也布諸天下四方而不怨納諸尋常之室而不塞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則民之棄惡如湯之灌雪焉曾子曰道則至矣弟子不足以明之孔子曰參以為姑止乎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法必裂地以封之分屬以理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考之進用賢良退貶不肖則賢者悅而不肖者懼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

樸慤愿貌

誘孝悌選才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矣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斯不遠之則也周制三百步為里千步而井三井而埒埒三而矩此說里數不可以言井井自方里之名疑此誤五十里而都封百里而有國乃為福積資求焉恤行者之有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賓故曰無市

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亂田獵罩弋（罩掩網弋繳射）非以盈宮室也徵斂百姓非以盈府庫也慘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言可復其迹可履如渴而飲民之信之如寒暑之必驗故視遠若邇非道邇也見明德也是故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萬民懷其惠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千里之外者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

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又知其數及其所在焉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禄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悦如此則天下之民名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舉天下之至賢者也此三

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乎愛人智者莫大乎知賢賢政者莫大乎官能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供命而已矣夫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是故誅其君而改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故明王之政猶時雨之降降至則民悅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還師衽席之上言安安而無憂

大婚解第四

孔子侍坐於哀公公問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

作色而對曰君及此言也百姓之惠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夫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而正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君不為正百姓何所從乎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别男女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公曰寡人雖無能也願知所以行三者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婚為大大婚至矣冕而親迎者敬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捨敬則

是遺親也弗親弗敬弗尊也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也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下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魯周公之後得郊天故言以為天下之主也公曰寡人實固鄙陋也不固安得聞此言乎寡人欲問不能為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乎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言宗廟天地神之次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

夫婦正則始可以治政言禮矣身正然後可以正人者也物恥則足以振之恥事不知禮足以振敎之國恥足以興之恥國不知足以興起者也故為政先乎禮禮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故君子無不敬敬也者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敬其身是傷其親是傷本也傷其本則枝從之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言百姓之所法而行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以修此三者則大化愾乎天下矣愾滿昔

太王之道也太王出亦姜女入亦姜女國無鰥民愛其身以及人之身愛其子以及人之子故曰太王之道如此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行則民作則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恭敬以從命若是則可謂能敬其身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何謂成其親孔子對曰君子者乃人之成名也百姓與名謂之君子則是成其親為君而為其子也孔子遂言曰愛政而不能愛人則不能成其身不能成其身則不能安其土不能安其土則不能樂天天道

也不能樂天則不能成其身公曰敢問何能成身孔子對曰夫其行已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合天道也公曰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曰貴其不已也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而能久（不閉常通而能久言無極也）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公曰寡人且愚冥（言惷愚冥暗也）幸煩子之於心（欲煩孔子議識其心所能行也）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親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

謂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如此言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子及此言是臣之福也

儒行解第五

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請以重幣迎之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就孔子舍）公自阼階孔子賓階升堂立侍公曰夫子之服其儒

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深衣之褎大也）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隨其鄉也）丘未知其為儒服也公曰敢問儒行孔子曰畧言之則不能終其物悉數之則留更僕未可以對（留久也僕太僕君燕朝則正位掌儐相更衣之為久將倦使之相代者也）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席上之珍能敷陳先王之道以為政治）夙夜强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力行仁義道德以待人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衣冠中動作順其大讓如慢（慢簡畧也）小讓如偽大則

如威小則如媿難進而易退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齊莊可畏難也其起坐恭敬言必誠信行必忠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而仁義以爲土地不求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情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財貨而不貪淹之以

樂好而不淫劫之以衆而不懼沮之以兵而不懾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不再過言流言不極流言相毀不窮極也不斷其威常嚴莊也不習其謀不豫習其謀慮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可辱其居處不過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辯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干楯也櫓大戟載仁而行抱德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方丈曰堵一堵言其

小者也篳門圭窬篳門荆竹織門也圭窬穿牆為之如圭也蓬戶甕牖編蓬為戶破甕為牖也易衣而出更相易衣而後可出并日而食并一日之糧以為一食也上答之不敢以疑君用之不敢疑貳事君也上不答之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儒有今人以居古人以稽稽同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法也若不逢世上所不受下所不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身可危也其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猶竟信其志乃不忘百姓之病也起居猶動静也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必以和優游以法

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去巳之大圭角下與衆人小合其寛裕有如此者儒有内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程功積事不求厚禄程効也言功効而不求厚禄也推賢達能不望其報君得其志民頼其徳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澡身浴徳常自潔淨其身沐浴於徳行也陳言而伏陳言於君不望其報静言而正之而上下不知也黙而翹之又不急為也言事君清静因事而止之則君不知黙而翹發之不急于為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言不因勢位自矜莊世治不輕世亂不沮不自輕不自沮同巳不與異巳不非其特立獨行有如

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尚寬砥厲廉隅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雖以分國視之如錙銖視之輕如錙銖八兩為錙弗肯臣仕其規為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別則聞流言不信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有如此者夫溫良者仁之本也慎敬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作動遜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

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不隕穫於貧賤隕穫憂悶不安之貌不充詘於富貴充詘踊躍參摂之貌不慁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慁辱閔疾言不為君長所辱病儒者中和之名今人之名儒也忘常以儒相詬疾詬辱哀公既得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敬曰終没吾世弗敢復以儒為戲矣

問禮第六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對曰丘也鄙人不足以知大禮也公曰吾子言焉孔子

曰丘聞之民之所以生者禮為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焉非禮則無以辯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焉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疏數之交焉是故君子此為之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教順百姓所能不廢其會節所能謂禮也會謂男女之會節謂親疏之節也既有成事而後治其文章黼黻以別尊卑上下之等其順之也而後言其喪祭之紀宗廟之序品其犧牲設其豕腊修其歲時以敬祭祀別其親疏序其昭穆而後宗族會醼即安其居以綴

恩義卑其宮室節其服御車不彫璣器不刻鏤食不二味心不淫志以與民同利古之明王行禮也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對曰今之君子好利無厭淫行不倦荒怠慢遊固民是盡以遂其心以怨其政以忤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言苟求得當其情欲而已）虐殺刑誅不以其治夫昔之用民者由前（用上所言）今之用民者由後（用下所言）是即今之君子莫能為禮也言偃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乎孔子言我欲觀夏道是故

之杞夏后封於杞也而不足徵也徵成吾得夏時焉於四時之正正夏數得天心中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殷後封宋而不足徵也吾得乾坤焉乾天坤地得天地陰陽之書也乾坤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此觀之夫禮初也始於飲食太古之時燔黍擘豚古未有釜甑燔米擗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汙罇抔飲鑿池為罇以手飲之猶可以致敬鬼神神饗德不求備物也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高某復然後飯腥苴熟始死含以珠貝將葬包苴以遺奠以送之形體則降魂氣則上是謂天望而地藏也魂氣升而在天形體藏而在地故生者南嚮死者北首皆從其初

也昔之王者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掘地而居謂之營窟有柴謂橧在樹曰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絲麻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範金（治金為器用刑範也）合土（合和以作瓦物）以為宮室戶牖以炮以燔（毛曰炮加火曰燔也）以亨以炙（煮之曰亨炮之曰炙）以為醴酪（醴醴酒酪漿酢）治其絲麻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故玄酒在室（玄酒水也言尚古在略近）醴醆在戶（醴盎齊也五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粢醍在堂（深醍澄齊）澄酒在下（澄清漏其酒也）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

磬鐘鼓以降上神（上神天也）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祐作其祝號（犧牲玉帛祝辭皆異為之號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熟其殽（言雖有所熟猶有所腥腥本不忘古也）越席以坐（翦蒲席也）疏布以冪（冪覆酒巾也質故用疏也）衣其浣帛（練染以為祭服）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嘉善樂也）然後退而合烹（合其烹熟之禮無復腥也）體其犬豕牛羊（體解其牲體而薦之）實其簠簋（受黍稷之器也）籩豆鉶羹（竹曰籩木曰豆鉶所以盛羹也）祝以孝告（祝通孝子語於先祖）嘏以慈告（嘏傳先祖語於孝子）是

為大祥祥善此禮之大成也

五儀解第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為治敢問如何取之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曰然則章甫約屨章甫冠也約屨屨頭有約飾也紳帶搢笏者皆賢人也紳大帶搢插也笏所以執書思對命孔子曰不必然也丘之所言非此之謂也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軒者則志不在於食焄端衣玄裳齋服也軒軒車焄辛菜也斬

衰菅菲杖而歠粥者則志不在於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謂此類也公曰善哉盡此而已乎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之庸人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格法不擇賢以託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此則庸人也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

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率猶行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所務者謂言之要也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道之得其要也行既由之則若性命之於形骸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公曰何謂君子孔子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怨咎仁義在身而色無伐無伐善之色也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君子也油然

不進之貌也越過也公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閑法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言滿天下無口過也道足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本亦身富則天下無宛財宛積也古字亦或作此故或誤不著草矣施則天下不病貧此賢者也公曰何謂聖人孔子曰所謂聖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覩者不識其鄰此謂聖人也鄰以喻畔界也公曰善哉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生於

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若何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則丘亦無所聞焉（君如此言已為知之故無所復言謙以誘進哀公）公曰非吾子寡人無以啟其心吾子言也孔子曰君子入廟如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爽明也昧明始明也夙早興起）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于中

冥（中日中冥昳中）諸侯子孫往来為賔行禮揖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亦可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覩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言亡國故墟非但一）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既明此五者又少留意於五儀之事則於政治何有失矣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任於官（言各當以其所能之事任於官）無取捷捷無取鉗鉗（鉗妄對不謹誠）無取啍啍（啍啍多言）捷捷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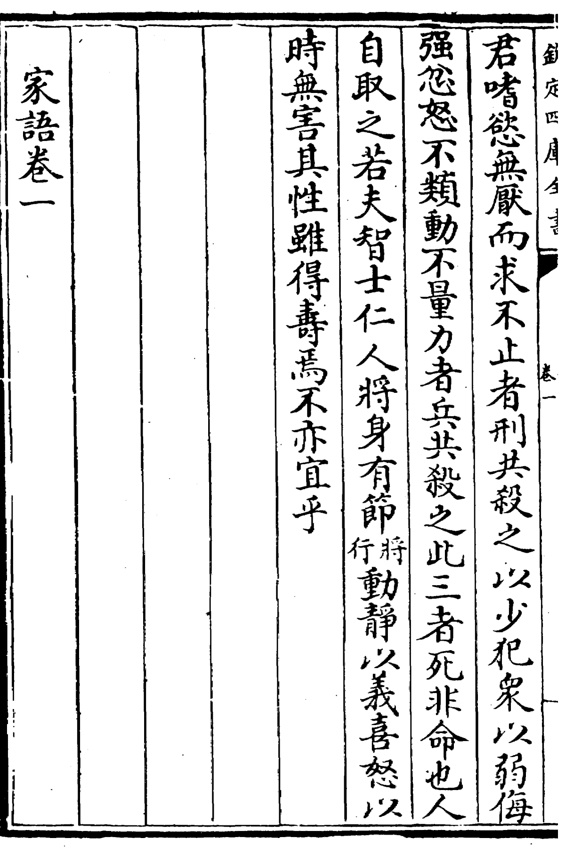
捷捷而不已所以為貪也鉗鉗亂也啍啍誕也誕欺詐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求智能者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邇言人無智者雖性慤信不能為大惡不慤信而有智然后乃可畏也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大則無攻其道如何孔子對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和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將誰攻之苟違此道民畔如歸皆君之讎也將與誰守公曰善哉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

子曰有之公曰何為對曰為其有二乘公曰有二乘則何為不博子曰為其兼行惡道也此具博三十六道也哀公懼焉有間復問曰若是乎君之惡惡道至甚也孔子曰君子之惡惡道不甚則好善道亦不甚好善道不甚則百姓之親上亦不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悦詩之好善道甚也如此公曰美哉夫君子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惡微吾子言焉吾弗之聞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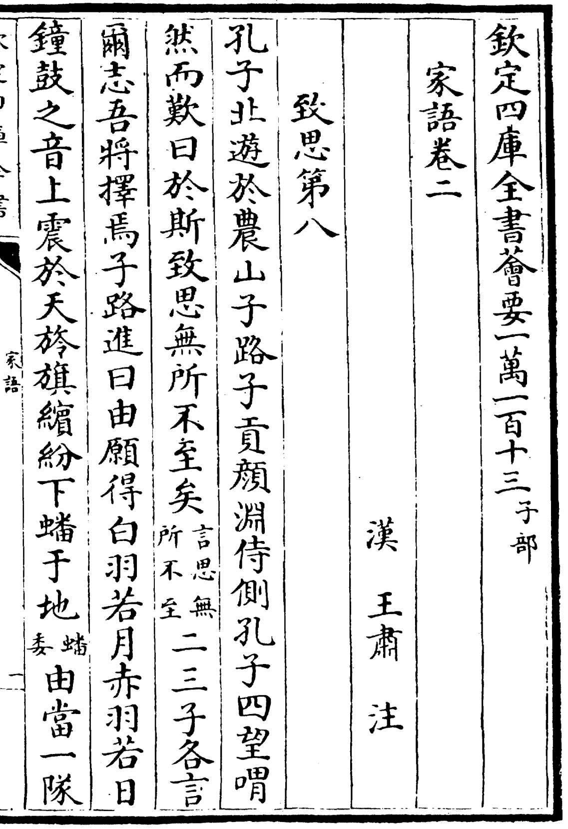
人也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已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公曰善吾子之言豈有其事乎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之世帝紂有雀生大鳥於城隅焉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則國家必王而名必昌於是帝辛介雀之德介助也以雀之德為助也不修國政亢暴無極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國以亡此即以已逆天時詭福反為禍者也又其先世殷王太戊之時道缺法圮以致天蘖桑穀生于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朝意者國亡乎太戊恐駭

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明養民之道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至者十有六國此即以已逆天時得禍為福者也故天災地妖所以儆人主者也寤夢徵怪所以儆人臣者也災妖不勝善政寤夢不勝善行能知此者至治之極也唯明王達此公曰寡人不鄙固此亦不得聞君子之教也哀公問於孔子曰智者壽乎仁者壽乎孔子對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行已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吾下位而上干其



君嗜欲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以少犯衆以弱侮强忿怒不類動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人將身有節將行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宜乎

家語卷一



家語卷二

漢 王肅 注

致思第八

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歎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言思無所不至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旍旗繽紛下蟠于地蟠委由當一隊

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攘卻）搴旗執馘（搴取也取敵之旂旗馘截耳也以效獲也）唯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漭瀁之野（漭瀁廣大之類）兩壘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兵凶事故白冠服也）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使夫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辯哉顏回退而不對孔子曰回來汝奚獨無願乎顏回對曰文武之事則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雖然各言爾志也小子言之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

藏薰香猶臭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敷布也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言無踰越溝池鑄劒戟以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廣平曰原澤無水曰藪也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鬬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魯有儉嗇者瓦鬲煮食瓦釜食之自謂其美盛之土型之器瓦甂以進孔

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之饋牛羊豕饋餽也子路曰瓦甂陋器也煮食薄膳也夫子何喜之如此乎子曰夫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具之為厚以其食厚而我思焉孔子之楚而有鮌者而獻魚焉孔子不受鮌者曰天暑市遠無所鬻也思慮棄之糞壤不如獻之君子故敢以進焉於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掃地將以享祭門人曰彼將棄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諸惜其腐餘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惡

有受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季羔為衛之士師（獄官）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初衛靈公太子蒯聵得罪出奔晉靈公卒立其子輒蒯聵自晉襲衛時子羔子路並仕於衛也）季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隧從竇出）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刖者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此正子之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

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君顔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得季孫千鍾之粟以施與衆而交益親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孔子欲見老聃而西觀周敬叔言於魯君給孔子車馬問禮於老子孔子歴觀郊廟自周而還弟子四方來習也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貺財則

丘之道殆將廢矣孔子曰王者有似于春秋正其本而萬物皆正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太姒為妃以武王周公為子以太顛閎夭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成矣春秋致其時而萬物皆及王者致其道而萬民皆治周公載已行化載亦行矣言行已以行化其身正不令而行也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於羣臣而留可也行忠於卿大夫則仕可也澤施於百姓則富可也孔子

曰參之言此可謂善安身矣子路為蒲宰為水備與其民修溝瀆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悦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洫以備之而民多匱餓者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孔子曰汝以民為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廪以賑之而私以尒食饋之是汝明君之無惠而見巳之德美矣汝速巳則

可不已則汝之見罪必矣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之為人如何子曰仁也（得仁道也）子路曰昔管仲說襄公公不受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不智也（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之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慙心是無醜也（言無恥惡之心）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之道固若是乎孔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受公之闇也

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知權命也桎梏而無慙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於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不度義管仲不死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與取仁未足多也孔子適齊中路聞哭者之聲其音甚哀孔子謂其僕曰此哭哀則哀矣然非喪者之哀矣驅而前少進見有異人焉擁鐮帶索哭者不哀孔子下車追而問曰子何人也對曰吾丘吾子也曰子今非

喪之所奚哭之悲也丘吾子曰吾有三失晚而自覺悔之何及曰三失可得聞乎願子告吾無隱也丘吾子曰吾少時好學周徧天下後還喪吾親是一失也長事齊君君驕奢失士臣節不遂是二失也吾平生厚交而今皆離絶是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来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遂投水而死孔子曰小子識之斯足為戒矣自是弟子辭歸養親者十有三孔子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

倦者其唯學乎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豈非學之效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飾不飾無類無類失親類宜為貌不在飾故無貌不得言不飾無類也禮一貌矜莊然後親愛可久故曰無類失親也失親不忠情不相親則無忠誠不忠失禮禮以忠信為本失禮不立非禮則無以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愈明者學也譬之汙池水潦注焉萑葦生焉雖或以觀之孰知其源乎源泉源也水潦注於池而生萑葦觀者誰知其非源泉也以言學者雖從外入及其用之人誰知其非從此出

也者乎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孔子之郯郯國名也少昊之後吾之本縣也郯子達禮孔子故往諮問焉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傾蓋駐車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贈送

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中間謂紹介也有間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由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清揚眉目之間也宛然美也幽期而會令願也今程子天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不能見也小子行之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于河梁而觀焉河水無梁莊周書說孔子於呂梁言事者通渭水為河也有懸水三十仞八尺曰仞懸二十四丈者也圜流九十里圜流回水也水深急則然魚鼈不能導黿鼉不能居道行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厲渡孔子使人竝

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黿鼉不能居也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措意遂渡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成身親之而況於人乎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子夏名也孔子曰商之為人也甚悋於財悋嗇甚也吾聞與人交推

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遍問羣臣莫之能識王使使聘于魯問於孔子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萍水草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為能獲焉使者返王遂食之大美久之使来以告魯大夫大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謡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是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子貢問於孔子曰死

者有知乎將無知乎子曰吾欲言死之有知將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吾欲言死之無知將恐不孝之子棄其親而不葬賜不欲知死者有知與無知非今之急後自知之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子曰懔懔焉若持腐索之扞馬懔懔戒懼之貌扞馬突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御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如之何其無畏也魯國之法贖人臣妾于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而不取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

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之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則為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子路治蒲請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何如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懐强愛而恕可以容困言愛恕者能容困窮温而斷可以抑姦如此而加之則正不難矣

三恕第九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於三恕之本則可謂端身矣孔子曰君子有三思不可不察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莫之思也有而不施窮莫之救也故君子少思其長則務學老思其死則務教有思其窮則務施伯常騫問於孔子曰騫固周國之賤吏也不自以不

肖將北面以事君子敢問正道宜行不容於世正道宜行而世莫之能貴故行之則不容於世隱道宜行然亦不忍世亂則隱道爲行然亦不忍爲隱事今欲身亦不窮道亦不隱爲之有道乎孔子曰善哉子之問也自丘之聞未有若吾子所問辯且說也辯當其理得其說矣丘嘗聞君子之言道矣聽者無察則道不入言聽者不明察道則不能入也奇偉不稽則道不信稽考也聽道者不能考校奇偉則道不見信此言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又嘗聞君子之言事矣制無度量則事不成其政曉察則民不保保安也政大曉了分察則民不安也又嘗聞君子之

言志矣剛折者不終剛則折矣不終其性命矣俓易者則數傷俓輕也志輕則數傷於義矣浩倨者則不親浩倨簡畧不恭如是則不親矣就利者則無不弊言好利者不可久也又嘗聞養世之君子矣從輕勿為先從重勿為後赴憂患從勞苦輕者宜為後重者宜為先養世者也見像而勿强也像法也見法而已不以强世也陳道而勿怫怫詭也陳道而已不與世相詭違也此四者丘之所聞也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欹傾夫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誡故

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所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以其不息且遍與諸生而不為也夫水似乎德遍與諸生者物得水而後生水不與生而又不德也其流也則卑下倨邑必循其理此似義浩

浩乎無屈盡之期此似道流行赴百仞之嵠而不懼此似勇至量必平之此似法盛而不求槩此似正綽約微達此似察發源必東此似志以出以入萬物就以化絜此似善化也水之德有若此是故君子見必觀焉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向也賜觀於太廟之堂未既輟還瞻北蓋皆斷焉輟止觀北面之蓋斷絶也彼將有說耶匠過之也孔子曰太廟之堂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功巧蓋貴久矣尚有說也尚猶必也言必有說孔子曰吾

有所恥有所鄙有所殆夫幼而不能強學老而無以教吾恥之去其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事君而達得志於君而見故人曾無舊言是棄其平生之舊交而無進之之心者乎與小人處而不能親賢吾殆之殆危也夫疎賢而近小人是危亡之道子路見於孔子孔子曰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路出子貢入問亦如之子貢對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對曰智者自知仁者自

愛子曰可謂士君子矣子貢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臣從君命貞乎奚疑焉孔子曰鄙哉賜汝不識也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則主無過舉天子有三公四輔主諫爭以救其過失也四輔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也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不危也諸侯有三卿股肱之臣有內外者也故有五人焉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大夫之臣室老家相邑宰凡三人能以義諫諍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友不行不義士雖有臣既微且陋不能以義匡其君故須朋友之諫諍於已然後不義之事不得行之者也故子從父命奚詎爲孝臣從君

命奚詎為貞夫能審其所從當詳審所宜從與不之謂孝之謂貞矣子路盛服見於孔子子曰由是倨倨者何也夫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觴可以盛酒言其微及其至于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非唯下流水多邪今爾衣服既盛顔色充盈天下且孰肯以非告汝乎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若也子曰由志之吾告汝奮於言者華自矜奮於言者華而無實奮於行者伐自矜奮行者是自伐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言之要也不能曰不能行之

至也言要則智行至則仁既仁且智惡不足哉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褐毛布衣子曰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袞冕文衣盛飾也

好生第十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孔子不對公曰寡人有問於子而子無言何也對曰以君之問不先其大者故方思所以為對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

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異類四方之夷狄也）鳳翔麟至鳥獸馴德（馴順）無他也好生故也君舍此道而冠冕是問是以緩對孔子讀史至楚復陳（陳夏徵舒殺其君楚莊王討之因取而縣之申叔時諫莊王從之還復陳）喟然嘆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達其義匪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孔子嘗自筮其卦得賁焉愀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進曰師聞卜者得賁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對曰以其離耶在周易山下有火

謂之賁（離下艮上離為火艮為山）非正色之卦也夫質也白宜正白黒宜正黒今得賁非吾兆也（賁飾）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也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矣（召伯聽訟於甘棠愛其樹作甘棠之詩也）思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子路戎服見於孔子拔劒而舞之曰古之君子以劒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持劒乎子路曰由乃今聞

此言請攝齊以受教齊裳下緝也受教者攝齊升堂楚恭王出遊亡烏嘷之弓良弓之名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聞之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孔子為魯司寇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為奚若某以為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近也重獄事故與衆議之孔子問漆雕憑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

而為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為三兆憑從此之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所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克能也而宜為如也魯公索氏索先落反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將亡後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知其將亡何也曰夫祭者孝子所以自盡於其親將祭而亡其牲則其餘所亡者多矣若此而不亡者未之有也虞芮二國爭田

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西伯文王盍往質之盍何不質正也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虞芮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也儕等不可以履君子之庭遂自相與而退咸以所爭之田為閒田矣孔子曰以此觀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哉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斯言也曰二三子志之孰謂參

也不知禮乎哀公問曰紳委章甫（委委貌章甫冠名也）有益於仁乎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然焉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黼黻袞冕者容不褻慢非性矜莊服使然也介胄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純猛服使然也且臣聞之好肆不守折（言市弗能為廉好肆不守折也）而長者不為市（言長者之行則不為市買之事）竊夫其有益與無益君子所以知竊（宜為察）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而不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能入其門矣故君子以其所能敬人小人反是孔子

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爲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懟以爲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可從已言人退之不怨先之則可從足以爲師也孔子曰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不得聞既聞之患弗得學既得學之患弗能行有其德而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人功倍已焉君子恥之凡與功業多少與人同而功殊倍已故恥之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釐婦釐寡婦也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

釐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釐婦自牖與之言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納爾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為可謂智乎孔子曰小辯害義小言破道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雄雌之有別鹿鳴興

于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强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强氣則刑戮薦臻豳詩曰殆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殆及也徹剥也桑土桑根也鴟鴞天未雨剥取桑根以纏綿其牖戶喻我國家積累之功乃難成之若此也今汝下民或敢侮余今者周公時言我先祖致此大功至艱而下民敢侵侮我周道謂管蔡之亂不可不遏絕之以存周室者也孔子曰能治國家之如此雖欲侮之豈可得乎周自后稷積行累功以有爵土公劉重之以仁及至大王亶父敦以德讓其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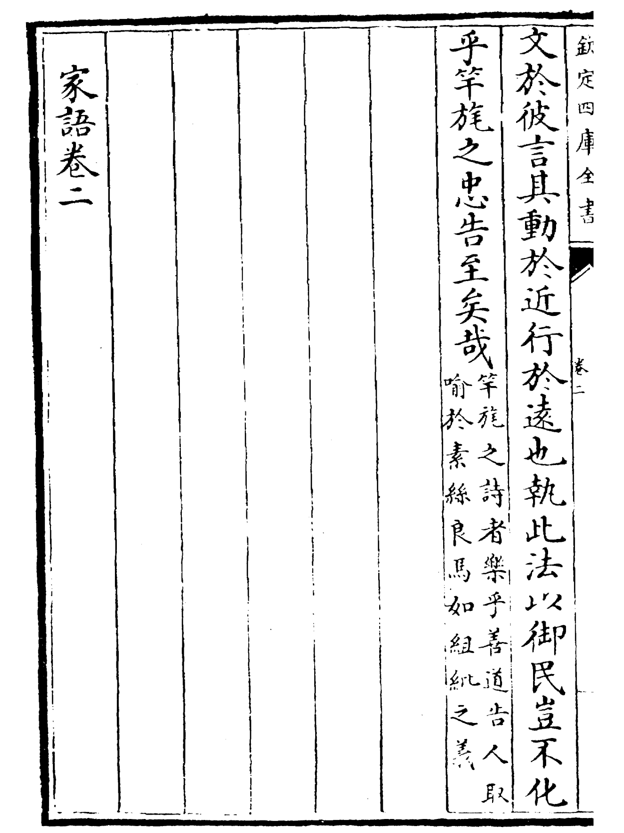
根置本備豫遠矣初大王都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於是屬耆老而告之所欲吾土地吾聞之君子不以所養而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遂獨與大姜去之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焉天之與周民之去殷久矣若此而不能天下未之有也武庚惡能侮

武庚紂子名祿父與管蔡共為亂也

鄁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儛驂之以服和調

中節

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政乎夫為組者緫紕於此成



文於彼言其動於近行於逺也執此法以御民豈不化乎竿旄之忠告至矣哉竿旄之詩者樂乎善道告人取喻於素絲良馬如組紕之義

家語卷二

謹案目錄第一頁前七行五儀解刋本儀訛義據正文改

第二頁後二行五刑解刋本刑訛行據正文改

第三頁前四行子夏問刋本子夏訛子貢據正文改

卷一第二頁後六行而不迈我汶陽之田刋本汶訛泣據左傳改

第三頁前六行四邑鄆讙龜陰也洙有汶陽之田

刋本讙訛諠洙有訛殊特據左傳及别本改

第九頁前三行如渴而飲按别本此句上有如饑而食四字

第十頁後八行晃而親迎者按别本作晃而親迎親迎者

第十一頁後六行是傷其親按别本此句下有傷其親三字

第十四頁前七行先勞而後禄不亦易禄乎刋本

脫不亦易祿四字據禮記儒行及别本增

第十五頁後二行儒有内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刊本脫不避親外舉五字據禮記儒行及别本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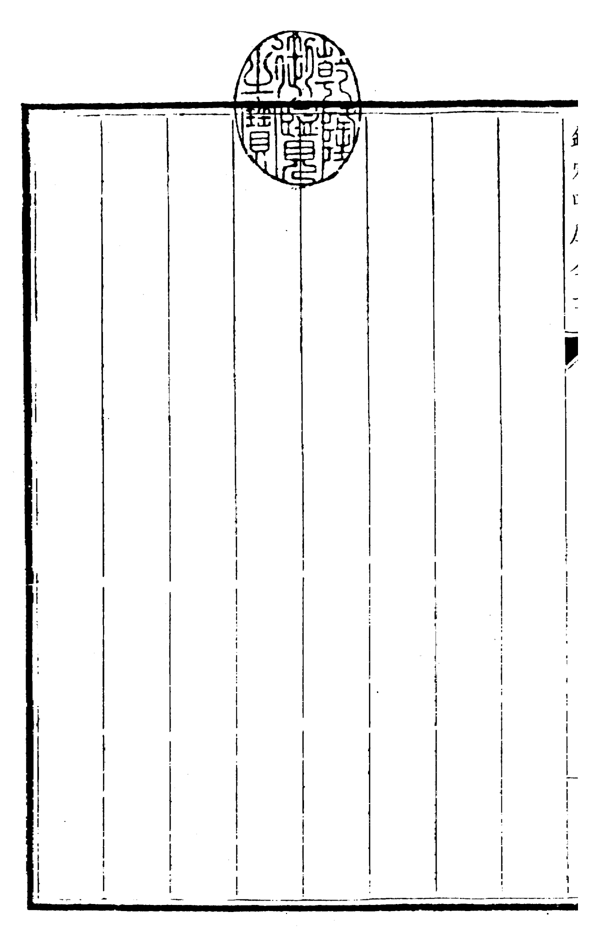
第十六頁後三行今人之名儒也忘按禮記儒行篇忘作妄

第十九頁後五行然則章甫徇衢履按别本無衢字

卷二第一頁前五行孔子北遊於農山刋本複衍
於字據別本删
第五頁前三行齊襄公立無常刋本常訛知據左
傳及別本改
第十一頁前四行從重勿為後刋本重訛三據別
本改
第十二頁後二行去其鄉事君而違刋本去字上
衍去其鄉之四字據別本删

第十七頁後五行有其言而無其行刋本無字上行以字又六行地有餘而民不足刋本脫餘字

並據禮記雜記及别本删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曹　城
謄録監生臣李　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家語卷三 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家語卷三

漢 王肅 注

觀周第十一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敬叔孟僖子之子也老聃老子博古知今而好道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於魯君曰臣受先臣之命先臣云僖子孔子聖人之後也聖人殷湯滅於宋孔子之先去宋奔魯故曰滅於宋也其祖

[seal]

弗父何始有國而授厲公弗父何緡公世子厲公兄也讓國以授厲公春秋傳曰以有宋而授厲公宜始始有也始有宋也及正考父佐戴武宣正考父何之曾孫也戴武宣三三命茲益恭命為士一命為大夫再命卿三命是也故其鼎銘曰有臣功德君命銘之於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傴恭俯恭循墻而走言恭之甚亦莫余敢侮余我也我考父也以其恭如此故人亦莫敢侮之饘於是粥於是以餬其口饘糜也為糜粥於此鼎言至儉也其恭儉也若此臧孫紇有言聖人之後若不當世紇臧武仲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為宋君則必有明德而達者焉孔子少而好禮其將

在矣（將在孔子）屬臣汝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匹豎子侍御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弘周大夫）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則法）察廟朝之度（宗廟朝廷之法度也）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

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閎達而危其身好發人之惡者也無以有已為人子者身父母之有也無以惡已為人臣者言聽則仕不用則退保身全行臣之節也孔子曰敬奉𢾅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與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世之博學者謂周公便履天子之位失之遠矣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公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人

主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而急急所以危亡是猶未有以異於却走而欲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參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雖處安樂必警戒也無所行悔言當詳而後行所悔之事不可復行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絶或成網羅綿綿微細若不絶則有成羅網者也毫末不札

將尋斧柯如毫之末言至微也札拔也尋用也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或之我獨不徙或之東西轉移之貌内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水陰長右海江雖在於其左而能為百川長以其能下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

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音志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恐也兢兢戒也恐墜也恐陷也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孔子見老聃而問焉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而今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也道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辯流猶過也聽失也者亂於辭知此二者則道不可以忘也

弟子行第十二

衛將軍文子衛卿名彌牟也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

先之以詩書導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為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以吾子常與學賢者也何為不知子貢對曰賢人無妄賢人無妄言舉動不妄知賢即難故君子之言曰智莫難於知人是以難對也文子曰若夫知賢莫不難今吾子親遊焉是以敢問子貢曰夫子之門人蓋有三千就焉賜有逮及焉未逮及焉故不得徧知以告也文子曰吾子所及者請聞其行子貢對曰夫能夙

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貳再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稱言不苟舉言典法不苟且也是顔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兹一人應侯慎德一人天子也應當也侯惟也言顔淵之德足以媚愛天子當於其心惟慎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言能長是孝道足以為法則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在貧如客言不以貧累志矜莊如為客也使其臣如借言不有其臣如借使之也不遷怒不深怨不録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言有土地之君有衆

足使有刑足用然後可以稱怒冉雍非有土之君故使其臣如借而不加怒也孔子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冉雍能終其行匹夫不怒唯以亡其身因說不怒之義遂及匹夫以怒亡身不畏强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循其性也而言不誣其情其都以富仲由長於政事材任治戎戎軍旅也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說之以詩曰受小共大共而為下國駿厖荷天子之龍孔子曰和仲由以文說之以詩此其義也共法也駿大也厖厚也龍和也言受大小法為下國大厚乃可任天下道也不戁不悚敷奏其勇戁恐悚懼敷陳奏薦强乎武哉文不勝其質言子路强勇文不勝其質恭老卹幼不忘賓

旅賓旅謂寄客也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省錄諸事而能勤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恤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為國老國老助宣德教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儐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禮經三百可勉學而能知威儀三千則難也能躬行三千之威儀則難可為而公西赤能躬行之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儐禮禮以儐辭是謂難焉言所以為者當觀容貌而儐相其禮度其禮而儐相其辭度事制宜故難也衆人聞之以為

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衆人聞公西赤能行三千之威儀故以為成也孔子曰當賓客之事則達未盡達於治國之本體也）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盈而如虛過而不及是先王之所難而曾參體其行）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浩然志大驕大貌也大人富貴者也）是以眉壽（不慕富貴安靜虛無所以為之富貴）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悌以敬長是德之次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夫四德者也以

此稱之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侮佚貪功慕勢之貌不傲無告鰥寡孤獨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子張之行不傲此四者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不弊愚百姓即所謂不傲之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樂也悌易也樂以強教之易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母之親也夫子以其仁為大學之深學而能入其深義也送迎必敬送迎賓客常能敬也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式用夷平也言用平則已也殆危也無以小人至於危也若商也其可謂不險矣險危也言子夏常厲以斷

之近小人斯不危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已其事上也以佑其下言所以事上乃欲佑助其下也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夫謂滅明中猶當也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善其事當詳慎也欲給則豫事欲給而不礙則莫若於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玷缺也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一日三復之慎之至也是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

仁以為異士殊異之士也大戴引之曰以為異姓婚姻也以己之女妻之者也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禮往來過之足不履影言其往來常跡故跡不履影也啓蟄不殺春分當發蟄蟲啓戶咸出於此時不殺生也方長不折春夏生長養時草木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於親喪則難能也啓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仁也成湯恭而以恕是以日躋躋升也成湯行恭而能恕出見博鳥焉四面施網乃去其三面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言湯疾行下人之道其聖敬之德日升聞也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覩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訊問賜也固不足以

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

乃百姓歸之若吾子之論既富茂矣壹諸侯之相也

中庸之人為時用也

抑世未有明君所以不遇也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文子問二三子之於賜不壹而三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以告孔子曰言之乎子貢以其辭狀告孔子子聞而笑曰賜汝次為人矣

壹皆

言為知人之次

子貢對曰賜也何敢知人此以賜之所覩也孔子曰然吾亦語汝耳之所未聞

目之所未見者豈思之所不至智之所未及哉子貢曰賜願得聞之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思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於父母恭於兄弟從善而不教蓋趙文子之行也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敢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而用之陳謂陳列於君為君之使用也不陳則行而退蓋隨武子之行也其為人之淵源也多聞而難誕誕欺內植足以沒其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無道其默足以生蓋銅鞮伯華之行也

外寛而内正自極於隱括之中隱括所以自極直已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葢蘧伯玉之行也孝恭慈仁允德圖義允信也圖謀也約貨去怨夫利怨之所聚故約省其貨以遠去其怨輕財不匱葢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雖不量於其身謂不量度其臣之德器也臣不可以不忠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君有道則順從其命無道衡命衡横也謂不受其命而隱居者也葢晏平仲之行也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内尤過國無道處賤不悶悶憂貧而能樂葢老萊子之行也易

行以俟天命易治居下不援其上雖在下位不攀援其上以求進其親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不盡其樂雖有觀四方之樂常以念其親不盡其歸之不能則學不為巳終身之憂凡憂憂所知不能則學何憂之有蓋介子山之行也子貢曰敢問夫子之所知者蓋盡於此而巳乎孔子曰何謂其然亦畧舉耳目之所及而巳昔晉平公問祁奚曰羊舌大夫晉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奚辭以不知公曰吾聞子少長乎其所於其所長今子掩之何也祁奚對曰其少也恭而順心有恥而不使其過宿心常

有所恥惡及其有過不令吏宿輒改其為大夫悉善而謙其端盡善道而謙讓是其正也其為輿尉也信而好直其功言其功直至於其為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時出以其出之誨未及之是其志也公曰曩者問子子奚曰不知也祁奚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敢得知也此又羊舌大夫之行也子貢跪曰請退而記之

賢君第十三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為最賢孔子對曰丘未

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内無别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對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曰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禄是以靈公無遊放之士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衛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言其所以退者欲以容賢於朝靈公悦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而靈公郊

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䲡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雖次之賢不亦可乎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産子曰賜汝徒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汝聞用力為賢乎進賢為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産未聞二子之達賢已之才者也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孔子對曰此猶未甚者也甚者乃

忘其身公曰可得而聞乎孔子曰昔者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忘其聖祖之道壊其典法廢其世祀荒于淫樂躭湎于酒佞臣諂諛窺導其心忠士折口逃罪不言折口杜口天下誅桀而有其國此謂忘其身之甚矣顔淵將西遊於宋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衆信則人任之勤斯四者可以政國豈特一身者哉特但故夫不比於數而比於疎不亦遠乎不比親數近疎遠也不修其中而修外者不

亦反乎慮不先定臨事而謀不亦晚乎孔子讀詩于正月六章惕然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也既不遇天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逄紂殺比干皆是類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正月六章之辭也局曲也言天至高已不敢不曲身危行恐上觸忌諱也蹐累足也言地至厚已不敢不累足懼陷累在位之羅網也此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孔子曰在於

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孔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已賤而讐之怨讐竝存於國隣敵搆兵於郊中行氏雖欲無亡豈可得乎孔子閒處喟然而歎曰嚮使銅鞮伯華無死則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由願聞其人也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也何難乎哉子路曰幼而好學壯而

有勇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又誰下哉子曰由不知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尅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草屋也）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欲得士之用也惡有有道而無下天下君子哉齊景公來適魯舍于公館使晏嬰迎孔子孔子至景公問政焉孔子荅曰政在節財公悅又問曰秦穆公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孔子曰其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而其政中其舉也果其謀也和法無私而

令不愉愉宜為偷偷苟且也首拔五羖爵之大夫首宜為身五羖大夫百里奚也
與語三日而授之以政此取之雖王可其霸少矣景公
曰善哉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
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為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歛
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
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
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衛靈公問於孔子曰有語寡
人有國家者計之於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孔子曰

其可也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已者則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已之謂也孔子見宋君君問孔子曰吾欲使長有國而列都得之國之列都皆得其道吾欲使民無惑吾欲使士竭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理為之奈何孔子對曰千乘之君問丘者多矣而未有若主君之問問之悉也然主君所欲者盡可得也丘聞之鄰國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得之不殺無辜無

釋罪人則民不惑士益之禄則皆竭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崇道貴德則聖人自来任能黜否則官府治理宋君曰善哉豈不然乎寡人不佞不足以致之也孔子曰此事非難唯欲行之云耳

辯政第十四

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節財魯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諭臣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悦近而来遠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

應之不同然政在異端乎孔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為國奢乎臺榭淫于苑囿五官伎樂不懈於時一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孟孫叔孫季孫三人內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諸侯之賓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為政殊矣詩云喪亂蔑資曾不恵我師蔑無也資財也師衆也夫為亡亂之政重賦厚斂民無資財曾莫肯愛我衆此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也又曰匪其止共惟王

之卭止息也卭病也讒人不共所止息故惟王之病此傷姦臣蔽主以為亂也又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離憂也瘼病也言離散以成憂憶禍亂於斯歸於禍亂者也此傷離散以為亂者也察此三者政之所欲豈同乎哉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正其事以譎諫其君二曰戇諫戇諫無文飾也三曰降諫卑降其體所以諫也四曰直諫五曰諷諫唯度主而行之吾從其諷諫乎風誦依違遠罪避害者也子曰夫道不可不貴也中行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而能禮賢以活其身此說背義失道不宜說得道之意而云禮賢不與上相次配又文子無禮賢之

事中行文子得罪於晉出亡至邊從者曰謂此嗇夫者
君子也故休馬待駿者文子曰吾好音子遺吾琴好珮
子遺吾玉是以不振吾過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
求容也遂不入車人聞文子之所言執而不殺之孔子
聞之曰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得之
猶活其身惟能禮賢為急故能活其身也聖人轉禍為
福此謂是與若入將死不入得活故曰轉禍為福楚王將遊荆臺司馬子
祺諫王怒之令尹子西賀於殿下諫曰今荆臺之觀不
可失也王喜拊子西之背曰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馬
十里引轡而止曰臣願言有道王肯聽之乎王曰子其
言之子西曰臣聞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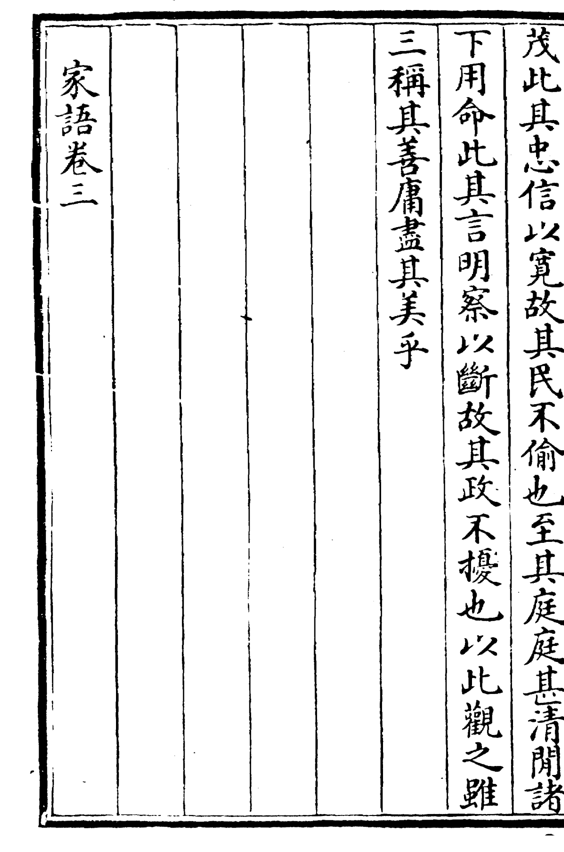
也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夫子祺者忠臣也而臣者諛臣也願王賞忠而誅諛焉王曰今我聽司馬之諫是獨能禁我耳若後世遊之何也子西曰禁後世易耳大王萬歲之後起山陵於荊臺之上則子孫必不忍遊於父祖之墓以為歡樂也王曰善乃還孔子聞之曰至哉子西之諫也入之於千里之上抑之於百世之後者也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於子産晏子可為至矣敢問二大夫之所為且夫子之所以與之者孔子曰夫子

產於民為惠主於學為博物晏子於君為忠臣於行為恭敏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曰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其一脚振訊兩眉而跳且謡曰天將大雨商羊鼓儛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水為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民人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

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子語丘所以為之者對曰不齊之治也父恤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

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以治者小也子貢為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為累哉孔子曰汝未之詳也夫以賢代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代賢是謂之伐緩令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與是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攺也

匿人之善斯謂蔽賢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寛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



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言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家語卷三